



香港小學生的時事常識

最近，本人獲女婿一家四口之約，在本港某酒樓共進午餐，可能因交通擠塞影響，他們遲了半小時仍未出現，我只好打開該酒樓放在枱上免費供應的日報，隨意閱覽。

由於該酒樓相當清靜，無意中聽見鄰桌的又是一家四口，雙親和一對兒女，似乎在傾偈，又似乎在舉行一些問答遊戲，間中傳來小孩子們答中問題的笑聲。接着母親又問了一個問題：「哪一位前中文大學校長去年因病逝世？」我曾在中大工作，當然很自然地便被這個問題吸引了；當我一時仍未想及答案時，那兩位小朋友居然一齊同聲答出：「高錕！」

我當然吃了一驚，偷眼望了他們一眼，又不覺得他們父母是似曾在中大工作過的人士；於是，不覺之間，便童心大起，留意他們再問些什麼問題。跟着，父親問：「哪一條造鐵線路曾發生沉降，剪短鋼筋及螺絲帽不合格？」嘩！新聞的確曾有提過，誰會記得這些過氣消息呢？！豈料那女兒，年紀較長，一口答出：「沙中線！」男孩子馬上抱不平地說：「爹哋偏幫家姐。」媽媽馬上笑說不是，並馬上又提了一個問題：「最近香港最低工資現時建議上調至每小時多少元？」女兒搶答：「37元。」男孩子馬上反駁說：「是37.5元。」之後，他們一家又改口互問：大家最喜歡吃些什麼……等等。

我自問也相當關心香港時事，但面對那些問題也覺得不容易回答，正在猜想這是一家什麼人士呢？飲

茶時也在似乎訓練孩子們認識香港時事那般……恰巧也在這時女婿到來了；竟然先跟那鄰桌的人先打招呼，然後才回來與我同坐。

我當然為了好奇，便問他們的朋友是何方神聖？對兒女飲茶時也提出這些相當難答的問題呢？原來他們是同一窗會的教友，那男童和我之外孫也是同學；由於香港時事也是學堂的功課之一，所以他們家長們也共同設計了一些時事問答習作，在茶餘飯後，也借故和兒女們談論或像舉行問答遊戲般為兒女們增進香港日常時事常識。

我也算是教育界中人，在中大工作了二十多年，兒女們讀小學時都是安排專車接送往返學校，因中大與市區相距甚遠；兒女們在中學時才讓他們自己乘坐火車往返，所以，也間中談及坐火車時之情況，但那時，他們均已是中學生了。

為什麼現在的小學生也要關注香港公共交通和有關時事？原來目前香港情況真的是比以前「進步」了。小學生也要開始關注社會上的情況。萬一有什麼突發事件，除了孩子們大多數均已手有手提電話之外，現在的少年男女們的通訊能力，或與家中父母的聯繫的確比我們年幼時改變了很多。

活到老，學到老！原來真是歷久常新的。現在我才明白了，不要以為自己曾經滄海，沒什麼可以難到自己的。目前形勢真是瞬息萬變！起碼從今以後，不敢再把孫子、孫女們，當作無知小孩般看待他們了。



嘴巴隨想

人人都有一個嘴巴，這個嘴巴有進出的功能。進，當然是飲食之用；出，自然就是說話了。如果飲食用的入口，突然變成出口，那就表示病從口入了，要把病菌排出體外，利用的是嘔吐的方式。如果說話的出口，變成入口的話，那就表示禍從口出了，要把說的話吞回去。用什麼方式吞回？當然是道歉了，或者是像看過的清裝劇那樣，自己掌嘴或是由別人來掌嘴。

從嘴巴裡吐出的東西，除了嘔吐物之外，還有痰。吐出這兩種噁心的東西時，最好是不讓別人看見，更不可隨地亂吐。但有時候，比如忽然乘車搭飛機時感覺暈眩要吐，又沒有準備膠袋，那就難免當眾出醜了。這種醜，是情有可原的，最不能原諒的，是隨地吐痰了，因為紙巾現時已是隨身帶備的物品，應該輕輕地吐到紙巾裡才是。

嘴巴進食，吃的是美食，人人都羨慕，但如果在吃美食時，發出「唧唧」的聲響，美食便會讓鄰近的人當成是笑話來看了。如果吃的是難吃的食物，一入口就「呸」地一聲吐出來，也會讓旁人看着當笑話了。所以，美食應該化作口中的讚語，難吃的話，不應該用動作來表示，只能默默吞下，或是皺皺眉頭就可以了。

郭沫若在《蘇聯紀行》裡說：「無聊的口水話，不兌現的空頭話，翻來覆去地佔領時間，唯一的好處或許是自己覺得威風。」這世界，口水話和空頭話，從無聊者和政客口中，聽過的不是多不勝數嗎？專家指出，憤怒的時候，一定要強忍怒氣一分鐘之後才開口，因為人在憤怒時，常常會口不擇言，說出來的都是惡言惡語，容易傷害對方。可惜專家的話聽是聽到了，但往往嘴巴卻不聽指揮。

嘴巴，是緊閉為好，還是張開為好？



人的醜惡有時真恐怖

在我網上的節目曾經提到一個跟我差不多有10多年感情的好姐妹，她也是娛樂圈的一員，背景良好，表面上知書識禮，懂多國語言，在商界也有很多公司找她做司儀，反而在娛樂圈因為是機會的問題並沒有太大的發展，所以便投考成為一位DJ。

在她多年做DJ期間差不多全部時間也跟我做同一個節目，在以往工作中其實也看到她有一丁點兒奇怪的辦法，她本人讀書比較叻，正因為此，她會看不起一些讀書水平不高的DJ們，當然包括我啦，亦因為在電台的小小世界當中不是太多靚女，所以她便自覺自己又是靚又有文化的一群，與其他女同事不是太融洽，但我們當時能成為朋友，是因為我性格比較男人頭，但有時在工作中我也不期然地看到她的不負責任，例如節目三點開始，她三點才回到電台預備，這是更不得的工作態度。

還記得有一次，她為了一個電台反對的工作而遲到了開咪的時間，事緣有一本娛樂刊物，想同她做一個訪問，但電台宣傳人員說這個訪問不適合她，她仍然一意孤行不理電台意見便與那本刊物做了一個訪問，而她更為了這一個訪問而遲到，比平日正常做節目的時間遲了差不多20分鐘，她沒有請假也沒有解釋為何遲到。

回到電台之後，她更加對我們不睬不睬，不覺得自己要為遲到說對不起，她的思想只覺得我們阻礙她發展，但家家有規國有國法，電台高層已出聲明不要接受這個刊物的

訪問，但她仍一意孤行。

另一次擔當電台其中一個演唱會的主持人，當她做了演唱會開頭的主持人之後，便告訴同事要先走，完全沒有理會之後仲要不要主持人留低，便自己決定啟程回家。其實每次我們做每一個活動的主持人也需要由頭到尾留在活動的場地隨時預備的，可想而知她的責任心是完全沒有的，最終完了那場演唱會後，有慶功的採訪是需要主持人的，當然找不到她，老闆唯有找另外一位DJ訓練生幫忙頂上。

其實我這位舊同事兼好姐妹相信也覺得自己外貌不俗，讀書又叻，應該是嫁入豪門的好材料，由她做電台開始她便盡量找機會認識一些有前途的才俊，在她過往戀愛經驗當中，曾和一些平凡人拍拖，但幾個月之後她便嫌棄對方沒有上進心，最重要的是嫌棄他們沒有錢沒有前途。很年輕的時候，這位女DJ其實已經暴露了她對嫁入豪門的渴望，到離開電台之後，更加有很多機會認識到上流社會的某些闊太，這令她嫁入豪門的決心大大增加了。

大概在年半之前，她扮忙開始不跟我聯絡，所以我明白到某些外表上很像一個好人又有學識有外貌的人，其實可能是一個天生恐怖的偽人；雖然我做了娛樂圈30年，但我仍然不明白為什麼一些女性做了藝人之後，原來最大的目標是要嫁入豪門，為了這個目的不惜作連串的謊話，甚至於搶人老公，這樣真的令人傷心，我失去的是一個朋友，但社會多了一個恐怖的人面獸心的妖精。



麥浪

付秀宏

農人盼望，麥子的成熟氣息與麥地的馥郁空間，就像文人盼望有自己愛讀的書、企望自己的文字別人愛讀一樣。

麥浪的壟裡行間，一種精、神、氣；平凡日子，細品磨石、鐮刀、饅麵味。有悟性的人，淡看蛋與肉，安然於白麵與家蔬。

曾經的視野裡，盡是高高低低的沉默着的麥子。在風中搖動的一片麥地，看似無光芒，實則噴吐生命的火焰。把麥浪讀透，才可領略這種飄動的心靈底色。有一位詩人這樣寫道：朗讀滾湧的麥浪/在夏天的熾熱裡跑着/站在你的陽光裡/看炊煙升起/村莊/悠悠的白雲/是我的新娘/麥浪吐着清香/在燃燒的波光裡/鐮刀割斷了麥穗的血管/留下麥茬兒/徒留美麗的憂傷

麥浪是心靈居住的地方，這些年我對麥浪的興趣勝過對山水風景的關注。

記得那一年晚秋，看到農人將麥種撒到農家肥土上，遠遠看去，那播種的農人好像是在與土地進行一種對話，那些麥種也許面帶微笑、做着深呼吸，我彷彿看到來年初夏麥浪的壯觀之美在眼前躍動。那時，我一下子呆住了，一句話也說不出來，眼前的場景讓我忘了自己的存在。

我知道，這些種子一生非常不容易，剛剛出了苗，它們的生命就要被錘煉一個漫長的冬季。我之所以把麥浪視為最美的風景，因為成熟之美只是外在，而最純美的內在卻是它的頑強。麥浪對很多人來說只是眼前的景物，原因是他們忘記了冬天的記憶。

大雪紛飛的時候，我曾用手扒開積雪，看到大雪下的麥苗依舊綠意盎然，我似乎聽見了它們「哈哈」的笑聲，我敬佩之餘，又很快把積雪蓋在它們身上。父親曾經說過，麥子經得起凍，是莊稼地的簇簇梅花。

今天看麥浪，不僅是為了尋找小時候居住農村的一種心情，也是為了感受洗禮，感受堅韌，感受修煉，在看麥浪的時候，人的感情渾樸溫馨、親切悠遠，更接近地氣。看麥浪久了，每一個人都可以從豐收



送上彩虹為香港祝福！

今年再到加拿大主要有幾個原因，首先為溫哥華西北區「頌恩堂」舉辦第十九屆「頌恩盃」慈善高爾夫球賽擔任義務司儀，還有到多倫多補祝王亭之老師月前八十五歲壽辰，以及到冰島旅遊……

先說「頌恩盃」19年前由一班愛好高球的教友發起，為慶祝農曆新年搞了一場賀歲盃，反應熱烈，從此欲罷不能，今年更首次加入慈善元素，為北溫「獅門醫院」籌辦善終中心，當晚八十多位來賓籌得了接近三萬加元，成績可喜，在此感謝各位善長仁翁的慷慨解囊。

轉飛多倫多，主要探望這位國畫書法、佛學、紫微斗數以及飲食文化的一派高人王亭之大師，為賀壽特別送上當代雕塑書畫家蕭暉榮老師傑作「龜壽萬年」，大師愛不釋手並吩咐放在玻璃花園客廳中央。晚上大夥兒到大師的心儀飯堂「銀星小廚Fantasy Eatery」品嚐了幾款大師當年祖母的特色私房菜，那道「糯米鴨」真搶鏡，據大師解釋「糯米雞」肉質愈燉愈實，鴨則相反，果然鴨肉入口融化，夾着繃繃花膠絲，映出了前所未有的好滋味；還有一味「富貴銷魂雲吞雞湯」，再配以炸得脆脆的油條片，那是絕佳配搭！

席間大家談到了世界大事，香港情況，大師緊貼時事脈搏，可是，當晚老人家沒有給晚輩機會早早結賬了，步出館子遇上幾位洋人正細意欣賞着大堂那副大師的畫作。實在為了慶祝大師壽辰，本月份在加拿大，九月份在內地都有王亭之大師的書畫展，預祝展出空前成功！

十多年前，我曾在電台

主持過兩年周末深宵節目，我希望將正能量放進這兩小時裡，於是構思了「冰島陽光」這名稱，因為彼邦有午夜陽光，日照的時間可長達22小時。可能平日主持《晨光第一線》太長久了，竟然不時間味說早晨……不過由那年開始，我總希望可以踏上這片我曾借用名字的土地！多得丈夫的鼓勵終於成行。

冰島，這個與世隔絕又對外開放的大島，人口只有35萬，因地理原因避過了世界上多場大戰亂，保留着原來的自然風貌，那是荷里活電影取景勝地，《蝙蝠俠》電影系列可感覺到點點冰島陽光。

由多倫多直飛5個多小時，到達了心底竟有親密和興奮的感覺！此際陽光普照，時而飄着微微細雨，旅客甚至機組人員都會買備樽裝水步出機場，因為約20港元一支，在市面售35元，可想而知消費奇高，例如一個漢堡包售1,800克朗，即大概18美元左右。我們從機場打算乘巴士到酒店，每位40美元，結果我們兩對夫婦用150美元訂了計程車。在40分鐘的路途上，我享受着眼前明媚的陽光，碧藍的大海，路旁火山灰般的泥土，以及司機先生給我感受到只愛微笑不愛說話的冰島民族的特性。

其實我真的很享受這片刻的寧靜，在這段旅遊的日子裡，人在外卻一直擔心留意香港，發現成年人真忽略了年輕一輩的想法，新一代

並非父母給予物質便足夠，也需要耐心的循循善誘……但願每一位香港人，無論老中青都為了我們這個本來可愛和諧的家，付出溝通的誠意，修補破裂的裂痕，現謹送上這道雙彩虹作為對香港的祝福！



冰島景色，美麗如畫。 作者提供

麥浪是心靈居住的地方

的動感裡捕捉到先苦後甜的味道。

一望無垠的金色麥浪隨風起伏，農人的臉上蕩漾起富足的笑意。在我小的時候，搶收麥子、拉進打麥場是非常辛苦的活兒，「搶麥忙」不是嘴上說說而已，要用鐮刀把麥子一把把割下來，再一捆捆繫牢，用車運送到脫粒機上脫出麥粒。不管天多熱，不管人多累，要趕在雷雨天氣前完成。

麥浪鋪排在我的內心，大概還有念念不忘的麥香味道。在農村時，麥子成熟前，我總喜歡在麥浪裡找幾顆大一些的麥粒，用手搓清香的麥粒吃。兩手相合，搓來搓去，於是麥粒在手心被我一點點揉碎，搓好後，攤開兩手，用嘴輕輕一吹，麥皮兒四散開去。然後，把麥粒往嘴裡一捂，嚼一嚼，一股濃郁的麥香就從舌尖傳遍全身，幸福和喜悅的味道在心裡慢慢升騰開來。於是，整個身心裡都是麥子的味道。

金色耀眼的麥田，即使在夜間，也是溫柔可親的。月色如夢，楊樹葉在渠渠上颯颯搖動，略帶着麥香的空氣，清新而讓人迷醉……站在麥田中，一層層的橙黃彷彿要從黛黑中突圍出去，翻滾的麥浪優美而富有激情地舞躍着，像梵高的向日葵洶湧澎湃。麥子說，我們的生命因有農人心靈的居住，日益豐盈；而農人的祖先基因裡——則流淌着全是崇麥的胸懷。

農人的臂膀，已被夏季的陽光和勞動鑄造得結實有力，後輩割麥的動作倒像是從先祖血脈裡賦予的遺傳那般嫺熟。麥穗沉甸甸，心情金燦燦，靈性的夢幻在成熟麥田和青蔥蒲葦間飛來飛去，忽高忽低，忽遠忽近……

暮春生長着的麥子，那麼健康而有活力，猶如十六七歲躊躇滿志的少年，給人希望。六七月的田間，不斷充盈着金黃的喜悅。夏風吹過麥穗，農人不僅盼望着一場好的收成，更在熱切地期待着自己的孩子在高考中能金榜題名。六七月的埤間，也站立着從村口蹣跚而來的老母親，她在等出嫁女兒省親的身影。母女相見，她們在麥浪裡會嘮個沒完，「麥浪黃，女看

娘」；麥香的味道，就是親情揮之不去的味道。「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風吹麥浪滾滾有聲，一棵棵麥子彷彿在絮叨着鄉民們心靈的故事，細數故鄉喜怒哀樂的經歷，還有多少青年後生至今還腳踏故鄉的泥土，我不由閉起眼睛，產生些許慨嘆：難道今日麥田真的老土了，容不得後一輩做一個輕盈的夢嗎？

人間不斷起伏着心靈的麥浪，我和我們的父輩們都在夢中守望過那片金黃色的到來。我曾問過一位高考狀元：「你要去的北京會有這麼美的麥田嗎？」他怔了怔，然後堅定地說：「麥浪是心靈居住的地方，雖不久我已身在城市，但心還會留在家鄉。」麥收時節，最有經驗的農人，一定要到麥浪裡走走看看，也會搓幾隻麥穗，用牙咬一咬力道程度，就知道這一塊麥子該不該割。姑媽說，麥浪真可敬啊，麥子一生多麼不容易，又受冷，又受熱。然後，她又說，農人一輩子風裡來雨裡去，更不易。時下麥田用收割機收，很少有人去拾麥穗。姑媽不由嘆息道，記得麥收時節，她的母親總要教導孩子們「下腰擺腕，拾麥穗換谷」。

因搶收時間緊，沒收割機時，割麥的鄉親們總要親力親為。割麥間隙，如果累了，村裡送飯的還沒有來，歇息的人們會摘一把把飽滿發育的麥穗，在一小堆柴火上燎一燎，然後搓着吃。吃上一小把，黑乎乎嘴唇包着裂開的笑牙，那個香嚙，真叫沁人心脾。麥浪是心靈居住的地方，山水離舌和胃的距離太遠，只有怡情，沒有親近的感覺，拉也拉不近。麥浪就不一樣了，從小在這樣的環境裡生活，每次見到麥浪就如同回到故鄉，找到了情感宣洩的口子。

麥浪起伏處，常有七星瓢蟲飛落，在麥粒上星星點點地爬。麥浪蕩起來的味道中，就有七星瓢蟲飛起時帶出馨香體味。麥浪是心靈居住的地方，中國人的農耕情結因麥穗、鐮刀與饅麵香爐變成一種心靈的圖騰，它如同國徽一樣一直在我們心底熠熠閃光。



各位香港同學

認識你們應是十年前吧，那時我公餘會在香港大學校外進修部教危機處理，大家其時已是在職人士，今天應已成家或為人父母。我估計你們後來加入公關行業的不多，但正如我課堂上所說，無論大家做什麼事業，只要時刻有危機意識，內心生起要與持份者溝通的覺醒，很多危難都可以避免。

如果我們今天上課，眼下香港的政治和民心危機，就是現成教材。各式遊行示威，很多人或其子女可能也有參與，正如大遊行，再次感受到大多數港人和平表達訴求的高質素。而這幾年輕人圍堵警總和其他政府大樓，則是對抗衝突的後遺症。

事態現已遠超公關範疇，因而迫使每個港人自問，我是誰？我的價值是什麼？為什麼要在這裡生活？未來想要怎樣的光景？各位同學不

要輕易用媒體和網上常見的字眼作答，大家對那些字眼背後的概念有沒有立體認識，在真正危急關頭要作出抉擇時，我們有否說一套做一套，對不同人有否不同標準等，只有自己心中最清楚。

要解開這局，無論政府和民間，都不要再執着於某個視頻片段，你一言我一語透過傳媒炒竊。惡口比武器更傷人，大家都要收聲，坐下再談，不再擾民傷民才會得人心。我樓下的報攤老闆娘，每天都細讀各大報章，樂此不疲，前天卻說她不想看報紙了，因為已很煩厭。昨天乘坐的士，司機大佬兩方面都同情，但他說當年辛苦跑來香港，就是為了過上點安定生活，這種想法有人或會覺得沒出息，但多元社會裡，亦要顧及這類為數不少的訴求。

我寫這專欄轉眼已十年，是時候停下來專注其他工作。感謝大家，有緣再見。



王嘉裕

怎樣可以通過放下，令事業不停增長？最好的例子是銷售。其實，無論你是銷售商品、服務，甚至是一個簡單的構思，無論你是不是確切的銷售行業，你都要在不同的工作範疇上銷售自己。因此，我們就以銷售作為例子，探究放下以獲取進步這個話題。

很多人從事銷售工作時，遇到挫折，被客人告知不需要他的商品或服務時，就會即刻陷入了負面的思想和自我批評的機制，產生挫敗感。其實，銷售行業裡很多的銷售員，經常都要面對拒絕和失望，他們經常選擇逃避情緒，也許是休息一會兒，和同事聊天抱怨一下，但這會損害到專注能力，影響發揮技能和創意的能力。

因為，帶着這種負面能量和思想，大腦裡就形成了一種循環，對任何的銷售都伴隨着「將會失敗」的一個思想，同時也不能成功銷售，進而導致負面的行動，被慾望、憤怒、驕傲所驅動在下一個目標上。但因為是受到慾望的驅

放下負面雜念，專注共贏

使，會令我們只局限於自己，表現為：滔滔不絕地講述，而不聆聽客戶的需要，也無法掌握實際情況，儘管客人本來是有需要，卻因為感受到強迫而拒絕了。

因此，銷售最高的情緒階段，是平靜。在這個階段，我們能細心聆聽客人的需要，專注於對顧客的服務，而不是專注於我們個人的慾望和利益。當大腦處於平靜時，就不會出現「不知說些什麼好」的情況，對於客人的問題和請求也能提供妥善、有效的解決方法，我們也容易和顧客成為朋友。因為大腦中抱着雙贏的思想，以及內在的一份滿足和肯定，因此銷售上的目標自然而然的達成了。

說到自己，一開始我只是想收藏一件化石。機緣巧合，我的賣家在我公司裡多放置了兩至三件化石，並說若有朋友需要，就給他們。當時我沒想過要賣，只想放三個月之後還給供應商。不過我後來就想「不如試試吧」。要想銷售這些化石，我發覺有壓力，覺得自己不是個懂銷售的人。

我嘗試放下這份壓力，並冷靜分析如此貴重的化石，即使是有錢人或收藏家，也未必有興趣買。伴隨我的，是一份不確定性的壓力，若賣不出，還要面對供應商的尷尬。但我很快就放下了這種負面感覺。

兩天後，我和珠寶公司的一位高層談廣告，他看到了我收藏的化石，隨即買下了其中一件。接着，從去年11月於麗思卡爾頓酒店舉辦的化石、文物拍賣會，到今年2月「帝國薈」私人會所的成立，再到現在全香港最大型的化石進出口商，因為掌握放下的秘訣，我獲得了成功。由此可見，當我們的大腦學會放下，然後專注於正面的思想，就能將我們所想的變成我們的現實，而這個世界上事業最成功的人，其實都是懂得用自己的大腦，懂得放下和專注的關係，用雙贏的目光看待事物，永遠處於一個平靜的狀態，去解決任何問題。

所有的行動都是源於愛，也會獲得無止境的創意和行動力，人生自然會伴隨着喜悅，也會正面地傳導給別人，這便是成功者的特徵。